

## ■岁月凝香

## ■包素娜

一进入腊月，日子就像长了双翅膀，飞一样地掠过头顶，温暖阳光也好，凛冽寒风也罢，总会让人涌上冬天的街头，赶着年的脚步前行。不管是什么时代，“年”都是孩子们的天堂，每到过年，我便不由得会想起儿时的年。

那时，爸爸爱看书、爱看电视、爱一切新鲜的事物，所以我们家是村里为数不多率先买电视的，还是稀有的彩色电视。十四寸，八个按键能收八个台，天线被一根长的木棍绑着，高高地挂在院子里。高兴之余，我们才发现，可能是信号的缘故，电视白天是收不到几个台的，画面上还伴着雪花，不清晰，只有在晚上尤其是半夜十二点才有可能收到几个清晰的台。爸爸和姐姐弟弟总会熬到半夜看，只有我熬不了夜又怕冷，一早就钻进被窝里睡了。记不得是哪一年了，除夕晚上，爸爸扭转天线时，突然收到了中央电视台，当时正直播春晚。爸爸就来叫我，每次报幕的间隙，就摇摇熟睡的我，想把我叫醒。也不知那天我在哪儿疯跑了一天，累得要

死，反正任凭爸爸再怎么摇我叫我，愣是没把我叫醒。第二天早上，听着他们讨论春晚的节目，笑得气不接下气，我后悔不已，怨自己怎么就睡那么死呢？更充满戏剧性的是，第二年除夕，我吸取了教训，早早地坐在电视机旁满心欢喜地等着，强打精神等到后半夜，居然没等到信号，这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过完大年初一，就该走亲戚了。所谓走亲戚，就是从正月初二一直到正月十五，要带着礼物到各个亲戚家做客，亲戚再带着礼物回访一趟叫回节。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，很多人都是步行，礼物也不像是现在成箱成盒的礼品，只是两瓶罐头、两盒糕点什么的。奶奶岁数大，来看她的亲戚多，爸妈忙不过来，姐姐又不爱出门，回节的任务往往落在我和弟弟身上。我俩怕走远路，不敢放麦麸皮，因为它干了一天活，又饿又渴，不加麸皮它也会吃得很快；吃晚饭时喂第二槽，第二槽要少放水，多放草，然后少加点麦麸皮，这一次它不渴了，该进食了，吃得比前一次香；睡前喂最后一槽，要少放草，少放水，多放麦麸皮，到最后它吃得差不多了，就该挑食了，多放点好吃的它会贪吃。

农忙时候，马出力大了，父亲还交代在草里面加一把盐，好使它恢复体力。马槽里总放一块铁丝拴着的吸铁石。我好奇地问：这有啥用处？父亲说：是防止草料里有铁之类的东西，马吃进肚子里会生病。

晚上，总是会有乡亲们来家里请父亲去帮忙做家具，或是有同龄人家里找父亲聊天，他们靠在锅台边的柴火堆上，嘴里抽着自己卷的粗烟卷，在昏暗的油灯下漫不经心地聊着东家长西家短，聊着地里的庄稼长势和收成，常常聊到深夜。

我知道，那是父亲的休闲时刻，所以从不去打扰他，只是默默地把马喂好。

由于经常喂马，我和马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，晚上写会儿作业，我就跑到马屋看看它吃完没有。我一过去，马都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我；我给它加草时，它会用长长的嘴巴吻我的手，亲昵地拱拱我的胳膊；我出去时，它会再抬起头看着我。

我是幸福的，因为在童年时，我就过上了海子向往的那种“喂马、劈柴”的幸福生活。

那一年，我不仅学会了劈柴，又

吃饺子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我俩就在别人的惋惜声中幸福地吃着面条。

回完节回家，总会遇见喝醉酒的大人，有走在路上东摇西晃的，有摔了一跤满脸是泥浑身是水的，有坐在路边哈哈傻笑的，更有跪在一旁哭爹喊娘的。那时并不感觉多讨厌或多可怕，就像看一道新年特有的风景，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在路上出什么事，就觉得醉了的人竟可以那么肆无忌惮。当然，最高兴的是从亲戚家回来时，一般只要不是太吝啬的人家，都会把我们带去的礼物留下一两盒，不会让我们空着手回去。每每这时，我和弟弟便不约而同地打起这糕点的主意来。这糕点是用小纸盒装的，

外面用绳子大略捆一下，不用解开绳子，小指头往里面一伸，就能摸出几个来，有酥饼、糖角，吃几个舔舔指头，等快到家时，一斤糕点也差不多要下去一半了。我们还是很聪明的，不会就着一盒吃，即使有一盒不爱吃的，也得均着吃，到家门口再把包装纸和绳子整理一下。妈妈老说卖东西的真假，说是一斤，也就半斤多，我和弟弟总躲在屋里捂着嘴笑。后来发现，很多家的糕点都是半盒，大概是小馋猫太多了吧。

儿时的年味儿，不论是遗憾还是满足，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息，吸引着我，让我多年以后仍然乐此不疲地念着、想着，感慨着、傻乐着……



## ■别样情怀

## 诗意童年

## 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……”读海子的诗，让我想起了童年的许多事。

我的爷爷、父亲和三叔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工师傅，他们还收了很多徒弟。木工出身的爷爷和父亲自然是对各种木头情有独钟。我记得最多的是乡村的交易会上，他们逢会必到，不是买就是卖。家里的角角落落，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头。

一到农闲，十里八村的庄户人家，这家准备娶媳妇要做婚床，那家嫁闺女要做柜子，有给老人准备棺材的，有给家里添桌椅板凳的，还有做锅盖面板的。他们天天不是被人请走，就是在人家接活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
木工之家，灶房少不了边边角角的废料，锅台下面也总放着一把斧头，只要做饭就得劈柴。我刚学劈柴时，很是害怕，拿起斧头手就颤抖，试几试还下不了手，狠心劈下去也像挠痒痒一样，木头淘气地又蹦又跳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大，渐渐学会了劈柴。到了冬天，烤火需要更多的木柴。星期天写完作业，我就会接到母亲的指令：劈柴。一阵劈哩啪啦的劈柴声过后，看着一堆能解决一星期生活的木柴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快乐。

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父亲欢天喜地忙着置办农具的身影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那一年，父亲把家里能卖的木头都拉到会上卖掉，换回一匹枣红马。那年代，家里添置一匹马，就像现在买了豪车一样。爷爷更是兴奋，脸上的皱纹都跟着灵动起来，他忙着给马准备配置槽、铡刀、草料等。左邻右舍的叔伯们也都过来围着马评头论足。

## ■流金岁月

## ■纪红山

远古的时候，生产力低下，先民们为了生存，多傍水而居，故，临河、临湖的村落就稠密，坡里的村庄就相应的稀落。

至于先民们什么时候掌握了打井技术，已无从考证。但可以肯定地说，挖井技术的掌握，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。饮水有了保证，先民们生存的空间、地域也就拓宽了许多。

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村上的一位老者见我们一群孩子在玩，就逗我们说：“我给恁几个写个字，看看谁认识。”说着，随手用一根小木棍儿在地上写了一个“井”字。我们几个看了半天，谁也不认识。老者笑了笑说：“连这都不知呀，井里摺了块砖头，‘啍’一声，这个字念‘啍’啊。”

那时，家家户户都有一口陶制的大水缸，一条担水的扁担，一对儿木桶或铁桶，一根拇指粗的汲水的井绳。我们的村子不大，一百多户人家，只有一口水井，在村子的正中间，井台高高地隆起，井口用青石板护围着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青石板槽处，有几处沟槽，那是井绳经年累月摩擦留下的痕迹。记忆中，每天的早上或傍晚，井旁打水的人排成了队，“叮当……扑通”的汲水声响个不停，村

里的大街小巷多是迈着小碎步急急走着的挑水人。

关于水井，村里流传着这样几个故事。

说是过去一大户人家，娶了个媳妇儿。新娶媳妇儿极有做派、讲究，吃馍不吃馍皮儿，说是馍被人摸来摸去，不干净；回娘家不坐牛车，说是闹不惯牛尿气；吃馍不吃馍边儿，说是馍边儿不熟；吃水不吃扁担后面挑的一桶水，说是长工挑水时放了屁，熏着水了。后来，家里的人抽上了大烟，几杆烟枪对着着吸。没几年，家产几乎挥霍完，到了拉儿要饭的地步。

后来，新媳妇儿变成了老媳妇儿，去外村讨饭。有人戏谑说：“俺烧的饭可是用扁担后面挑的一桶水做的。”老媳妇儿听了，也不答话，脸上白一阵儿红一阵儿的。

“人，只能吃过天饭（过饱饭），不能说大话（口满话），一把铁钎儿捋不到底儿。”这话，在村里流传了上百年。

村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村里一个出嫁多年的闺女，男人不正经干事，仅有的那点家产也被挥霍光了。无奈，夫妻俩扯着几个孩子，带着盘小厮磨投奔老娘家去了。一日，男的提着瓦罐去井里汲水，被村里的一个恶人碰

## 此时此刻

（外一首）

## ■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

久候的那场雪还在酝酿  
今夜的天空是久违的好  
深邃、通透而宁静  
预示着将要降临一场盛典  
来时的路上，不停地旋转  
疏浚了沉积的源泉  
拨开了混浊的山岚  
在此岸静静等待一场绽放

原野，阳光，植物和鸟类  
尽情释放潜伏着的力量  
秋风梳理凌乱无序的荒芜尘世  
正孕育新的美好事物  
子时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  
时光之舟  
将载你我渡向新的彼岸

## 以梦为马

晨曦穿过窗棂  
驱散疲惫和慵懒  
昨夜的梦  
顷刻被唤醒

街心花园  
身披阳光的少女  
迎风前行  
马尾在光影中欢快跳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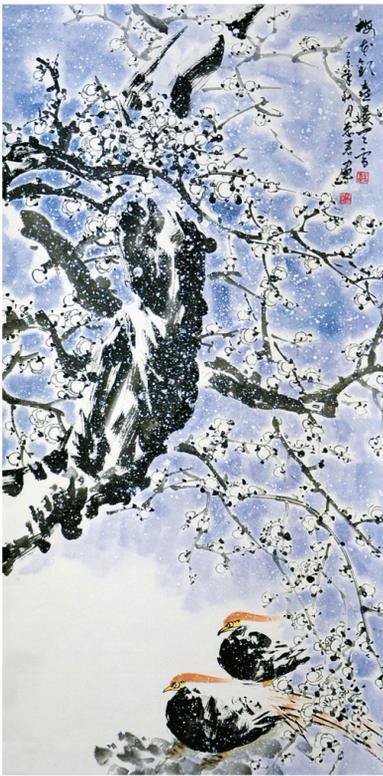
红百粮的橱窗里  
吃早餐的一对老人  
相看彼此，遥想  
白马在玫瑰原野上驰骋

## 忙中记闲

■送君  
十年仍忆少，两鬓染风霜。  
过往同一醉，来去共苍茫。  
却兹无留意，何用美酒偿。  
冬深春复至，品景透幽窗。

片刻之后  
才心满意足地沉了下去

## ■诗风词韵



国画

韩慧娟 作

## 冬日红茶

## ■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

沸水，飞流直下  
杯底那几片普洱  
摇头摆尾游聚到杯口  
即刻张开圆嘴  
喝水、换气、吐纳

在这个萧瑟的寒冬  
这涓涓细流，顺喉而入  
我的肺腑，顿时失了火

褐红色的汁液  
渐渐氤氲、渐渐升腾  
一群养在瓶子里的火苗  
茁壮成长  
熊熊烧了起来

穆丹善感细腻，工于细节描写，善于撷取生活的片段，把内在的深情与外景编织成一体。穆丹作品不多，母爱是一条主线。不论是她的母亲还是她人母以后，母爱都始终贯穿其中。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。《母亲的书包》一文中，她回忆了母亲的读书生涯，通过对母亲书包的描写，来升华母爱的伟大。母亲的书和她的爱陪伴着我，从懵懂的童年一路走到了现在。“在陪睡妈妈的夜晚”里，她这样写道：“没有人知道，她经历了怎样的夜晚。如同，没有人知道，她有着怎样甜蜜的责任。”

孔眼，便于进水。井底盘安放好后，开始在上边垒砌砖块。一层一层地往上砌，边垒砌边回填土，直至高出地面二三尺许。

事后，据大人们回忆，挖这口井，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几乎动用了村里三个生产队的劳力。可见，当时，靠人工挖一口水井有多不容易！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村里有个别人家开始打“压井”。一根锥杆，标上一层把长的木杠，七八个人抬起，一齐用力，“嗨哟……嗨哟”地向下滑，边挪边灌水。大概一两个钟头，洞眼便挪出来了。那个时候，地下水位浅，大概三四米深。有人家就用一根长竹竿，把关节通透，顺到锥杆儿竖钻的洞眼里，连接好上面简易的“压水”装置，随着“压杆”的一上一下，白花花的泉水就流了出来。

有了“压井”，村人少了挑水的苦累，吃水、用水显得方便多了。后来，家家户户都各自打了“压井”，大口水井就再也没有人用了。年深日久，淤积堵塞，渐渐地就荒废了。这也正如世间的器物，用之则利，不用则废。再后来，家家户户又用上了自来水，水龙头一开，清冽、甘甜的水哗哗而出，所以，很多年轻人就不知水井为何物了。

## ■沙澧写手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精美的精神食粮，为传播先进文

## 雪的等待

## ■穆丹

隆冬风厉，吹乱了天空平静的心。天空抖落着繁密的心事，悄无声息却又轰轰烈烈。一夜之间，洁白的情愫昭告天下，人尽皆知。

雪，是天空精心酝酿的表白，只为与你初见那一刻颤抖的喜悦。

有时，雪滑落男人的肩头，似烟灰般落寞；有时，它绽放在女人的嘴角，眼波流转般妩媚；有时，它停留在孩子纤柔的睫毛上，孩子眼中的世界便如万花筒般绚烂。更多时候，它只是静默地飘飘荡荡，成为你路上的风景，如一尾鱼，在天际间游荡。

雪唤醒了人们因寒冷而冻结的热情，一时间，赏雪拍照，踏雪寻梅，对雪小酌，临雪赋诗，好不热闹。

两天后，雪停了，狂欢过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风依旧歇斯底里地呐喊，不甘心的样子。雪，不肯离去，等待春天将它融化。雪，原本是松散的、漂浮不定的，只因心里有了期待、有了眷恋，便凝结成冰，坚如磐石。

等待，任凭朔风婆娑了眼，任凭雪白了头，任凭时间的风刀霜剑消散了容颜，一同消散了的，还有那当初的纯真热烈。高跟鞋撞击着雪的冰肌玉骨，每一步都是冰冷的刺痛；汽车轮胎无情地碾压，雪发出吱吱呀呀的叹息；行人在雪地上摔了一跤，咒骂雪的顽劣；粉尘和泥渍肆无忌惮地涂鸦，雪面满目全非，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沟壑纵横里满是岁月的伤痕。比时间更迫不及待的，是人们的铁锹。破碎，意味着毁灭还是重生？雪来不及思考，便被随意堆砌在路边，参

化不遗余力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，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添足后劲。因此，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，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；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，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，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杂着凋零的树叶，如断瓦残垣般颓废，像垃圾一样碍眼。没有人再看它一眼，就像没有人记得，当初与雪的一晌贪欢。世人皆爱雪玉洁清冷的模样，却无人理会它风烛残年的悲凉。雪，只等春天将它融化。

风，依旧鼓噪；行人，依旧匆忙。雪，是春花遗落的露珠，在岁月的浮萍中执着地守望。

“妈妈，雪脏了，我们拿回家把它洗洗吧。”稚嫩童声冰沁而入，化作温暖的感动。一小块残雪被包裹在孩子的掌心，瞬间袭来的温度让雪有些恍惚，那里有它似曾相识的春的气息。在那些斜阳映照的春光里，这孩子定是度过了无数个像小鸟般自由歌唱的时光。指尖触碰过春风微漾的沉醉，手心还存有春花烂漫的甜香，掌纹里藏着蝴蝶扇动翅膀遗留的秘密，还有那流淌着的如春水般生生不息的希望。这一切，都在孩子小小的手掌里。这，大概是春天派来的使者吧——雪这样想着，在孩子手中安心地睡去。在梦中，它化作一滴凉滑的水，落入泥土。来年，这片泥土，开出了春天。

## 作者简介

穆丹，女，回族，1988年生于漯河，现就职于漯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。爱好文学、心理学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愿用阅读启迪心智，用思考丰沛生命，用文字留住身边的美，希望能写出经得起读者和时间检验的作品。

## 陌上花开缓缓归

——穆丹文中的温婉

## 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初识穆丹，始于她的一篇《我的名字与花有关》。她向同龄小伙伴介绍自己，怕别人记不住她的名字，着重解释“我名字的谐音是‘牡丹’，是花的名字”。但是小伙伴并未记住这朵花，在楼下喊遍“玫瑰——”“月季——”“百合——”“水仙——”，是母亲的提醒，才让穆丹知道伙伴们叫的竟是自己。穆丹的这段童年往事，让人忍俊不禁，也让我一下子记住了她。

牡丹是花中之王，雍容华贵，而穆丹却没有牡丹的张扬，她更像一朵棉花。白石老人在《棉花图》中题字“花开天下暖”——一个“暖”字，用来形容穆丹，恰如其分。一个朋友曾称赞穆丹身上有民国女子气质，她穿上旗袍，与张爱玲有几分相像。一个人的文字总与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有关。穆丹幼时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，长大后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生活一直平稳安定（至少读她的文章给我这样的印象），所以穆丹的语言温婉、纯净、素雅，不加任何色彩，语言本身就是最好的滤镜，在她单纯的底片上映射出岁月的静好。

穆丹善感细腻，工于细节描写，善于撷取生活的片段，把内在的深情与外景编织成一体。穆丹作品不多，母爱是一条主线。不论是她的母亲还是她人母以后，母爱都始终贯穿其中。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。《母亲的书包》一文中，她回忆了母亲的读书生涯，通过对母亲书包的描写，来升华母爱的伟大。母亲的书和她的爱陪伴着我，从懵懂的童年一路走到了现在。“在陪睡妈妈的夜晚”里，她这样写道：“没有人知道，她经历了怎样的夜晚。如同，没有人知道，她有着怎样甜蜜的责任。”

穆丹又是智慧的，她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抓取思想的灵光，成文成章，亦不乏趣味。生活中她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就是《朗读者》中的小男孩。2019年，她又晋级二胎妈妈，生了一个小女儿。她曾直言：“作为母亲，我扮演的太阳的角色，为他提供成长所需的养分，为他驱散阴霾，为他提供无尽的爱和自由……”她的很多文字都与育儿有关。在育儿生涯中，她体悟很多。在《育儿如开车》中，她在每日开车上班的路上，竟从中悟出了育儿之道：“育儿如开车……手掌握着方向盘和档位，决定着孩子成长路上每一次前进、转弯或是倒退。脚踩着油门和刹车，在平缓坦途轻踩油门，是对孩子默默的支持；崎岖坎坷则要轰油门，提供十足的动力……追逐长路、阴晴雨雪，只有方向和速度配合默契，才能走出通途大道、锦绣前程。”

穆丹，牡丹，她不止名字与花儿有关，她的行文风格就是一朵花开的过程。穆丹以平缓柔和的笔调记录生活，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抒发情感和爱，自然而然由心弦拨出和谐的乐章。读穆丹的文章，正如阳春时节，在堤岸慢行，暖风和煦，花草芳菲，尽可缓缓归矣！但缺点也有，行文过于平，显得克制；没有起伏，缺乏深度。跌宕起伏的生活才有意思，作文亦然。但穆丹毕竟还很年轻，我们都需要在岁月的缓流中经历人生的百味，让作品有深度、广度、力度、厚度。